

## 都市生活

他们年龄在22-32岁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拿着不一样的薪水,拥有不同的出身,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。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,在“先买房,还是先结婚”,在“嫁给房子,还是嫁给爱情”的纠缠之中,最终为“无房不嫁”的观念所屈服,沦为房奴。

## 费溪想见见易萧萧的父母

正当费溪气急败坏地“啊啊”乱喊叫的时候,同住一房的房客敲了敲门走了进来。她告诉费溪,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,易萧萧带着一男一女过来拿了东西。

伸手接过房客递过来的钥匙,费溪攥在手心里反复盯着看。房客离去的关门声里,泪眼婆娑的费溪让不争气的眼泪大颗大颗摔落在身前的地板上,支离破碎地四溅开去。

“你不该这么对我,为什么要这么对我,我做错了什么,东西你可以趁我在的时候来拿。这也就罢了,为什么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?你把我逼向极端对你有好处吗?你真行!”

迷蒙模糊的视线中,费溪给易萧萧发出了短信。没过几分钟,易萧萧就发了短信。

“我什么时候去取,你管得着吗?你不是我什么人了,我干吗要通知你,你就死了你的心吧。你走你的路,我们谁也不要再妨碍谁了。我和佟黎准备同居,你别干龌龊事妨碍我们。”

删除了这条让他悲伤欲绝的短信,费溪关掉手机,顺势向后一倒就躺在了床上。只有自己泪水滚落的房间里,他不知道如何走过这段苦不堪言的日子,不再被这样的痛苦折磨。酒劲逐渐上来的费溪隐约记起来,甄玉强说过费溪可以去北京他所在的文化公司的事。

没有机会再细想,费溪任由酒劲冲撞着他被破碎的感情击溃的情感。不知不觉中,费溪迷迷糊糊着一份痛苦睡了过去。天刚蒙蒙亮,费溪一下子醒了过来,按照他刚刚心生的想法,他想见见易萧萧的父母。

费溪想,不管这次贸然的拜访会有什么

样的最终结果他都会接受的。正如他事后和甄玉强他们说的那样,如果去了我会后悔,如果不去我会遗憾终生。这次去易萧萧家,费溪带着最坏的打算而去。

“实在不行,大不了我不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了。这个城市到处是我和易萧萧的影子。我可能去北京找我以前的同事所在的文化公司。他们老总看了我的博客,很欣赏我的文采。”

在长途客车上,费溪和关心他的蒙晓瑞来回发着短信,并不时自我安慰和开导着。

“行,随你,但这次去了,要争取她父母的理解和同情,不要轻易放弃。你和易萧萧的感情我知道,不是谁说分开就分开的,除非你俩有什么深仇大恨。你们比不得我和陈琳娜。”

还没等费溪将回复的短信发过去,蒙晓瑞的新短信又到了。费溪刚刚编辑好的短信不得不因为这条新短信而重新编写。

“费溪,我特后悔,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,或者妥协一些,听你的,和陈琳娜也不至于有今天的结果。现在在这里买房子不用费多么大的力气,但没了陈琳娜,什么也不是。”

看来蒙晓瑞是真的后悔了,想当初费溪苦口婆心地劝说他,不要轻易放弃,但年轻气盛的他还是故作轻松地选择了放手。这也怪不得蒙晓瑞,他父母那些陈旧观念多少也害了他。但话又说回来,不经历这些,人又怎么会理解这些呢。

“大不了,我回家,和你一样在咱们老家买套房子结婚。”要不是费溪发的这条短信,蒙晓瑞也不会这么急咧咧地现身说法。车到站了,费溪却犹豫了起来。脚踏这个城市的瞬间,他竟然有些怯懦地后悔了。出了长途汽车站,费溪晃荡在了易萧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里。

8



## 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## 罗想终于接到了林青青的电话

罗想终于接到了林青青的电话,或者说林青青终于打来了电话。

林青青先问严立达在吗,罗想说还没下班呢。“你是罗想吗?”“你是林青青吧?”罗想的声音很镇静。“其实我不是想找严立达,我想找你。”“找我干什么?”“想和你谈谈。”罗想说:“有什么话你说吧。”林青青提出面谈。罗想有些迟疑。林青青说:“严立达又来找我,你不知道真相吗,喂,罗想,喂……”“那你说吧,什么时候?”

夜晚,严立达发出轻微的鼾声,罗想却睡不着,她翻了个身,干脆坐起来,看着熟睡的严立达,忽然,伸手推了推他。

严立达睡眼蒙眬地翻过身:“怎么,哪儿不舒服吗?”罗想说没有。“那干吗不睡呀?”罗想伸手拧亮台灯。“严立达用手挡住光线:“你要干吗呀?”

“告诉你,今天林青青来电话了。她约我明天和她见面。”严立达睡意全消,沉默着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我一直在犹豫,要不要和你说,刚才你睡着了,我看着你,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。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?”“我知道这种事早晚要发生,林青青是不会甘心的,她和我说过要找你。”“你们又见面了?”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,她找过我……”“后来你再没有见过她?”

严立达略一思忖,决定什么都不再隐瞒:“我见过她,前几天我去找了她一次。我去找她是想和她好好谈谈,你不知道,每天我都心神不安,电话一响我就担心是她打来的,我不想再这样下去,我想说服她,希望她能答应和我分手……”

“谈得怎么样?”“根本说不通,她完全不可理喻。”

罗想心想自己也有过那样的时候。

“也好,该来的就让它来吧,不然我也过不了这一关。”严立达看着妻子,“你什么时候见她?”

“说的是明天。你愿意我和她见面吗?”严立达不做声。“我真的是征求你的意见,真心的,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见。”严立达满心惊诧,看着妻子。“说吧,你怎么想。”

严立达决定说实话:“如果你问我,我当然不希望和你见面。我不知道她会和你说什么,但是不管她说什么,不管她的话是真是假,她的每一句话都是毒药,毒害我,也毒害你。”罗想思忖着。

“我知道不管林青青怎么说我,我都无言辩驳,因为我是自作自受。事到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必须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,没有别的办法。”他沉默了一下,“小想,不见林青青,你自己决定吧。”

罗想默默沉思。

“咱们睡觉吧,好吗?”

严立达说完躺下了,闭上眼睛。罗想又想了会儿,伸手把台灯关上。

林青青在镜子前化妆,没有浓妆艳抹,只是扑了点儿粉,抹了点儿口红。正要出门的时候,电话响了。罗想在电话里说:“林青青吗,我是罗想。”林青青说:“我正准备出门呢。”“那正好,我就是想告诉你,我不和你见面了。”

林青青十分诧异:“为什么,咱们不是说好的吗!”“我把你打电话的事告诉严立达了,我征求他的意见,他不同意我和你见面。”林青青惊诧得几乎说不出话:“你……你听他的?”

51



## 悬疑推理

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,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,是骗保?是凶杀?一名普通儿童,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,但本人却神秘失踪,是遭绑架?是被拐卖?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,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,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……

## 韩峰从细微处发现了破绽

“那你为什么又反悔了呢?”冷镜寒问。“还是因为潘小姐。昨晚她向我致歉,邀请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晚宴。我第一次见卢芳时,她身上有一股清新的体香,那种香味很能吸引男性。我当时没有在意,可是昨晚,我在一名外籍女士身上,闻到了同样的味道。我当时就回忆起来,这是法国的巴蒂斯香水,市场售价高达四十九美元一克。试想,一位女子用的香水比黄金还贵,怎么可能是居住在平民区的弱势群体?”

冷镜寒与潘可欣面面相觑,没想到韩峰是从这样的细微处发现了破绽。韩峰继

续说:“虽然她身上的香味很淡,但是还没有完全消散,我断定,她停止使用那种香水,不会超过三天,也就是梁兴盛死后,他们才到那小破屋去的。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,我们都是听卢芳告诉我们的,事实上没有任何取证,对不对?”潘可欣点头:“这样的事,谁也没理由去怀疑的。”

韩峰道:“他们正是利用了咱们同情弱者的心理,让我们不去怀疑。而今天上午,我再去那里时,已人去楼空。我马上赶到保险公司,正好看到那位林律师与潘小姐商谈协议。试问,卢芳文化程度不高,靠拣垃圾为生,她怎么知道并且能聘请一位资深律师来帮她办理协议呢?这又是另一处破绽。”

冷镜寒质疑:“这只能说明他们精心设计了一起骗保案,也不能与谋杀扯上关系啊?”“若不是我再去看了尸体,恐怕我也想不到这是一起谋杀。尸检报告与实际撞车的情形有很大出入。从死者的遗物中发现的烂菜叶,使我想到了路旁的垃圾胡同,我去现场时,在那小弄里发现了血迹。”韩峰将三份

血型报告单摆在桌上,“三份血型,分别来自服装店的碎玻璃,死者躺过的地面以及死者本人。”

冷镜寒眉毛拧在一起,韩峰道:“这说明,砸碎服装店的是一个,在地上留下血迹的是另一个人,而梁兴盛,只是在那里躺过一次。”潘可欣一脸苦恼。

韩峰快语连珠,“从这一点,就可以推翻我前面的所有推论,表明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谋杀。我甚至可以追溯到吴志光与他的好朋友见面。如果凶手事先就知道吴志光要运钢材,而且知道他走的路线,就安排他的好朋友与他见面,让他醉酒,

然后在丁字路口安排个人突然出现,让司机改变方向,将小巷里的人撞死。这样推论的话,那么这名凶手必须准确地把握司机出现的时间,以及小巷里的人刚好走到那路口的位置和时间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,都无法进行得如此精确,这与计算导弹航线相比,丝毫不差。”他扳着指头,“疲劳驾驶,酒后驾车,开夜车,超载,

这样就会让事故发生起来更自然,更不容易引起人怀疑,这个计划很巧妙啊!”

冷镜寒疑惑,“为了五十万的保额,至于吗?”韩峰气急败坏,“你怎么还没听明白,那天晚上被撞的是另一个人。当时吴志光返回路口,去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,那时他是看不到出事的这个地方的。而这一段时间,尸体被人换了。这就是小弄里出现血迹,而地上的血迹与尸体的血迹不符的原因。五十万的保额,他们根本就放在眼里,他们这样做,只是让我们以为吴志光所撞死的,是一个想骗保的人。而我也被他们留下的线索误导了。”

11



## 人物传记

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郎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## 父亲激昂的一番话让警察从严肃变成同情

最后有人真的叫了警察。一天夜里,有人大声敲门:“警察!快开门!”两名表情严肃的警官冲了进来,就像是要抓两个罪犯一样。他们问我的父亲:“你的就业许可证在哪儿?你的北京市暂住证在哪儿?”

父亲没有就业许可证。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。我们也没钱办暂住证。他承认他没有证件。他们说:“那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,况且,我们这儿还有规定,八点后不许大声喧闹。”我害怕极了。他们会把我们遣送回沈阳吗?

最后,父亲对我们说:“伙计,你看,我过去也是名警察,在沈阳公安局的治安大队工作。这儿是我的制服,这儿是我的官方证明。”他一边指给那两个警察看,一边继续说:“我知道当警察不容易,我也知道你们是在干你们的工作。但这是个特殊情况。我儿子是个音乐天才,正快要成大器的時候。这儿,你们看,沈阳报纸上关于他的几篇报道。”

父亲身上随时都带着那些报道。警察很仔细地读完了文章,又拿报纸上的小男孩的照片和我比了比。他们能看出来,父亲没有说谎。父亲继续说:“我放弃了工作,把我的精力全部扑在我儿子身上,好让他施展才华。我们靠我老婆挣的微薄工资生活。她必须留在家里好供养我们。从钱上讲,如今我们是四面楚歌。我们有的只是小郎朗日夜练琴的愿望。他必须日夜练琴。有两千名学生报考音乐学院,招只招十五人。我们有决心,他会在这十五人中间。我们有决心,他会成为第一名。我们是勤奋守法的老实人。还请你们二位多多体谅。”

父亲滔滔不绝、情绪激昂的一番话让警察的态度从严肃变成同情。他们两人都拍拍我的脑袋,对我父亲说,他这样做是对的,他是个好父亲,养了个好儿子,北京市需要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居民。

临走前,他们对我说:“祝你好运。我们希望你考进音乐学院。”

父亲或许确实能言善辩,但他却是个糟糕的厨师。他炒菜总是炒得太过,连煮饭都成问题。吃着他没滋没味的饭菜,我就更加想念母亲了。在家的時候,每天晚上,她都会做可口的水饺或是新鲜的鱼、肉,对父亲来说,烧饭和吃饭都不是乐趣。为了省钱,我们买便宜的食品。母亲在沈阳也一样,每个月在吃饭上花的钱不超过一百元。

在那个时候,丰台区还属北京市的外围,周围一片荒芜。我想念我的朋友马思佳,还有冯老师班上的同学。其他学音乐的已经考上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有从沈阳来北京的,他们比我大,都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,但奇怪的是,他们对我父亲都很疏远,很冷漠。

我问父亲:“他们为什么对我们不好?”他说:“我不知道。也许他们是在妒忌你。也许他们觉得你会比出他们的短处来。”“但是在沈阳的时候他们态度很友好。”“北京不是沈阳。北京会改变人。别担心他们,你专心练琴就成。你琴还是练得不够。”

于是我就更加勤奋地练琴。

我上的那个小学离北京市中心非常远。那些自己本身是乡下人的小孩子却嘲笑我的口音,说我是“东北来的小农民”。他们会奚落我说:“啊,农民弹钢琴,你说他能弹出什么样的声响来?”

20

